雅倫

雅倫卷三

成都費經虞撰男密補　江都後學于一

格式

楚辭

太史公曰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班固曰離猶遭也

王逸云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

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

梁昭明太子文選敘曰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江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兹而作

劉勰文心雕龍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

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汙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玄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

揚雄諷詠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不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命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玆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于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

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覾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瑰詭而慧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

莫之能追故其序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詞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于長卿假寵于子淵矣

顏師古曰擾動曰騷

宋文景公曰離騷爲辭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加
規至圓不過矩矣
嚴儀卿云讀騷之久方識眞味須歌之抑揚涕滿襟
然後爲識離騷否則如戞釜撞甕耳唐人惟柳子厚深
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
陳[illegible]云騷須精深痛切而極其情　雖爲有韻之文
自是竹之於草木魚之於鳥獸别爲一類不可偏屬
騷辭所以亂離重複與寄不一者大都忠臣怨夫惻怛
深致不暇致詮亦故亂其序使同聲者自尋修郄者難

擇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擬騷辭無令不讀書人便覺須令人徘徊咀味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欲嘘又三復之涕泣俱下情事欲絕　屈宋以下效騷體者俱謂之楚辭或曰但敍楚物方言不雜以他處

范德機云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辭意反覆曲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未嘗亂使人一唱三歎而有餘音至于收淚謳吟又足與夫三綱五典之重豈虛也哉

宋元暷云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

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辭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强爲呻吟者就其詠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　王逸所傳楚詞本出劉向晁無咎以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錄續騷變騷二書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爲之冠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于頌美而短于規過雄文摹擬掇拾斧鑿呈露獨賈太傅卓然命世英傑之材非一時諸人所及此外如荀卿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烏孫諸王妃妾息夫躬陶

淸韓愈柳宗元王安石黃魯直邢端夫班姬蔡琰王粲元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余並錄之

史繩祖云屈原小招何句用只字蓋當時語助朱晦菴謂陟降堂只與詩陟降庭止同字義余又以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又云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則騷雅只止同一字義明矣

胡元瑞云四詩典則雅淳自是三代風範宏麗之端實自離騷發之紆迴斷續騷之體也諷諭哀傷騷之用也深遠優柔騷之格也宏肆典麗騷之辭也　世率稱楚

騷漢賦文選分騷賦為二歷代因之漢藝文志所列詩賦一種凡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而無所謂騷者首列屈原賦二十五篇序稱楚臣屈原離讒憂國作賦以風則所列二十五篇即今九歌九章天問遠遊等作明矣所以離騷自是諸賦一篇之名太史公傳原未舉離騷而與哀郢等篇並列其義可見自荀卿宋玉指事詠物別為賦體揚馬而下大演波流屈氏諸作遂俱繫離騷為名實皆賦一體也

賛經虞曰齊桓晉文而後秦楚皆為大國聖人錄秦詩而不載楚詩楚其無詩耶然則離騷九歌詩之變者也六義中賦居一蓋直賦其事而曲言長篇大雅已有之但句法不長耳屈平既變為一體楚人宋玉景差之徒皆效焉而楚辭成楚辭成三代文章為之一變則楚辭者三百篇之後繼也漢猶以屈平所作謂之賦自司馬相如等之賦間以散文而屈宋始專命為騷宋元晦又選詩賦之類騷者為楚辭後語自荀卿成相而下凡五十二篇今以楚騷立為一部而以屈宋之作為法其後

入詩賦各入其類茲不取騷之體源委滔滔騷之情纏綿委曲不可强直不可忽讚玩味古人自見屈原之作不可得而擬議也宋玉景差賈誼等作所差者毫髮耳九辯高達肆放則無離騷醇厚之味未免到清洌一邊若莊忌淮南則其變多又次矣

離騷經　楚屈平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爲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

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

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
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
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
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
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
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
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
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
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

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以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
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
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
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
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
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獨好修以為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
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
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

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離亂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

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淹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

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
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
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
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
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
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
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
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
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

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
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
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
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
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
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
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
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

蔽美而稱惡閨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

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
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
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
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
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
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
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
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
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

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夫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

糇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于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蜒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陞皇之赫戲

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　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旣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皆經處曰騷之篇或長或短或如此或如彼不可以拘以格也然天問卜居九歌等篇則已與此章有異矣而句法則宜長若九歌天問則亦短句擬騷大約長句多而短句少句長方得優柔委婉之致

天問　屈平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

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

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
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
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
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墬何故以東南傾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
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
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
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
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虯負熊以遊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
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
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
羽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
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飽啟
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
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啟棘賓商九辯九
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
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

膏而帝后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
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
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白蜺嬰茀胡爲此
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
鳴夫焉喪厥體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
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
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
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
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

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
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
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
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緣
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
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
鳥致貽女何喜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
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
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恆秉季德焉得夫

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
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
而後嗣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
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
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會鼂爭盟何
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
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其亡
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
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

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誅
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
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
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
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
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服遷
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

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面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

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蔣驥曰屈平忠君愛國之忱有不據釋然故稱託物興指陳事係以爲寓言而其後云悔過改更我又何言可知矣朱元晦註云未詳又曰荒謬之說皆未識天問之旨也天問作問式多四言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

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願遙起而横奔兮覽民尤以
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
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旣有此它志憍
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
爲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
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玆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
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
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
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

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

之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蜚經廣曰此篇中有少歌曰又有倡曰後之亂曰何法前後亦略變　遠游篇又有重曰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

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
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縕宜修姱而
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
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横而不流兮閉心自愼
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並謝與長友兮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
置以爲像兮

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

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忡忡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斵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

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鼂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上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

荷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匊芳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于讒心煩
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
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
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
草茅以力畊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
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
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
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
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

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illegible]總批曰此篇以散文竝體漁父雖稍異而大畧一也

招魂　楚宋玉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

來南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
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
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
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
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
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
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
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
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

木九千些犲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

轉蕙汜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

飾侍陂陀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

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填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

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賛經虞曰大招與柳宗元招海賈皆取則于此篇

成都費經虞撰男密補　江都後學于

格式二

賦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武宣之世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御史大夫倪寬大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後

諷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

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荀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意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遣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

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詞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鮮集皆近代詞賦之偉也

左太冲曰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採焉以覲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之宅故能居然而辦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

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為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為子虛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

終身不復言作賦之心矣　或問爲賦于揚雄雄曰讀賦千首乃能爲之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文心雕龍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作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榦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已作雖合

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詞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别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臯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于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勝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于唱序亦歸餘于總亂序以建言首引

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于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製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艶賈誼鵩鳥致辨于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

之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勳于鴻規士衡子安底績于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illegible]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覩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子雲所以追悔雕蟲貽消於霧縠者也

類編云離騷爲賦祖其辭麗其理則而有風雅頌賦比興遺意厥後詩人專取詩之一義以爲賦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至揚子雲輩競爲侈麗閎衍之詞風喻之意沒矣古今言賦咸以兩漢爲古至三國六朝而其體一變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詞賦有古風晉陸士衡文賦等作巳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駢四儷六簇事對偶可稱博物洽聞然有辭無情體亡義失此六朝之賦去古益遠然潘安仁秋胡明遠

舞鶴等篇猶得古詩之餘情也逮至唐人而又一變大率律多古少就有爲古賦者率宗徐庾亦不過少異于律也李太白古賦差强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箓可方六朝耳至杜牧之阿房宫賦更雜論體韓柳古賦以騷爲宗超出俳律之上唐賦莫古于此下至宋人又一變歐陽永叔名儒率以文體爲賦不過有押韻而已于風之優游比興之假託雅頌之形容皆不能兼矣宋元晦曰宋朝文盛前世莫及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此則宋賦可知矣費經虞曰阿房宫賦本於長箋秋聲赤壁

散文未來玉但未格調音節卑促故謂非賦之正體若以一篇定一代之體恐未然也

贊經虞曰古詩六義其一爲賦述事敘情實而不託乎而不寄嵩高豳風大雅長篇是也自罹戰國繼以暴秦風雅淪亡意旨湮沒殆楚人屈平作騷長言大篇極情盡致而賦遂變與詩相殊別爲一格漢興學者修舉文辭至于孝武昇平日久國家隆盛天子留心樂府而賦與焉漢藝文離騷九歌皆列在賦至宋玉始著賦名散文韵語間雜以出而未盛也司馬相如雖仍其體製而子虛上林滔滔萬言賦遂一變至長門賦悼李夫人賦通篇押韵後之變遂不一六義所言賦非後世賦體也

賦別爲體斷自漢代始荀陸之文各自爲書且荀多隱語屈平之作又分爲騷六朝之賦則俳唐人之賦則律而多四六對聯宋人之賦多粗野索易之語衰颯之調總之後世牽補而成詞旨寒儉無復古人浩瀚之勢偉旎之詞去賦遠矣漢書樂志云漢立樂府采詩夜誦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相如諸賦當時皆以入歌者也觀上林長楊散文多何以合樂不得其解者久之老而始悟蓋散文誦而不歌如後世院本之道白也其有音韻乃以琵琶之類歌如

後世之白舉唱詞也當是子虛子上是公烏有先生一人登場互相對荅問難今北方所傳羅嗹腔三弦和之其明白言之者謂之說白其微帶歌聲而言之者謂之滚白或者是賦遺意也賦之音節失傳而单論文章今采賦體之變使學者悉其本末體調相似者不載漢人大賦辭長物博文章爾雅非尋常可到司馬作子虛游神落思百餘日左思作三都十年而成此不過博奧偶若一篇若常用敘情咏物六朝小賦爲宜下迨唐人應制亦可作賦之法敘事宜輕秀曲折言情宜委曲纏綿

鑄詞宜清潤俊逸選字宜古雅微妙敘事太長則冗而不精太短則拙而不暢言情太直則無一唱三歎之致太盡則非婉而多風之懷詞若雄壯反類于俚諺字不選擇則近于鄙陋此作賦之大端也若夫才華各別流洽多端未可一一細數也但取類書抄填奇文僻事以爲高則又才人之過而藝苑之所不取也楚騷賦多變格諸家體裁亦自互異若不標舉恐屬混同至于作者不乖於古不流於俗當融合古今諸賦而含茹之取材於經史則庶乎其得之矣

風賦 楚宋玉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托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栢之下飄忽淜

音馮滂激颺熛音標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音件眴煥音絢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陵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概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幃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故其風中人狀直憯音慘悽惏音婪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

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音翁)然起於窮巷之間堀(音窟)堁(音課)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塸(音謳)吹死灰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音軫)得目爲䁾(音蔑)啗(音啖)齰(音責)嗽(音朔)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費經虞曰宋玉爲賦之祖而體制各異作問對情語多用散文風賦無兮字略用韻語高堂賦用兮字後用四言又多用叠字韻語比風賦較多神女賦始有

轉韻或四五六韻便轉或至十餘韻登徒子賦又用雜言後用詩曰此大略也

高唐賦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音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音阻）旦爲

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音戶旦朝視之如言

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

其始出也㬳音隊兮若松榯音時其少進也晰兮若姣音絞姬

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

湫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

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

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

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

兮道互折而層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音池之稸同畜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音備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音歷磥磥音累而相摩兮巆音轟震天之磕磕音慨巨石溺溺之瀺音讒灂音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㵩音叟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音

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横振鱗奮翼蜲蜲蜿蜿音宛中阪遊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音尼豐沛綠葉紫裹朱莖白蒂音帝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墮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音完振陳磑磑音愷盤石險峻傾崎音欺崖隤巖嵒參差縱横枏

追陬互橫啎音悟背穴偃蹠音隻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
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
崝音根嶸窐音窖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
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音超悵自失使
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
所出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
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
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
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

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音抽)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音禀)悷(音隸)憯(音慘)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音浮)罕(同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

日御與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音逋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

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音圭裳襛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耀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嫷音性被服倪音蜺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

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玉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音畫於幽靜兮又

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音陰）愸（音奇）兮性沉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音儔）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音[illegible]）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

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横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絶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

之言問于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墻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蝺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

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

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
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
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
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
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上林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揜兎轔鹿射麋脚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

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
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
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
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
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
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
崒岑巖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
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
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厲

瑌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
離麋蕪諸蔗猼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
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
青薠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觚盧菴閭
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淸池激水推
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
瑇瑁鱉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枏豫章桂椒木蘭檗
離朱楊樝梸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猨蠼蝚鵷鶵
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兕象野

犀窮奇獌狿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爲御按節未舒即陵狡獸轔邛邛蹵距虛軼野馬而轊騊駼乘遺風而射游騏儵眒凄浰雷動熛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胷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郄受詘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

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撓谿谷衯衯裶裶揚衪卹削蜚纖垂髾扶輿猗靡噏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玉綏縹乎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

淫淫班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厚德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

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
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
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
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愼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
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
蔕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
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
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
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

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酆鄗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

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野汩乎渾流順阿而下赴隘陜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濞滭浡滵汩湢測泌瀄横流逆折轉騰潎洌澎濞沆漑穹隆雲撓蜿灗膠戾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壅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湛湛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徊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螹離鰅鱅鰬魠

禺禺鱋魶揵鰭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巖魚鱉讙聲
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玓瓅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
磷爛爛采色澔汗叢積乎其中鴻鵠鷫鴇鴐鵝鸀鳿䴔
鶄䴉目煩鶩鷛𪆶箴鴜鸕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
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
乎崇山巃嵸崔巍嵯峩深林鉅木嶄巖嵾嵳九嵕巀嶭
南山峩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谿通谷蹇產溝瀆谽
呀豁閜阜陵別島崴磈嵔瘣丘墟堀礨隱轔鬱壘登降
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皐千里靡不被

篸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流夷專結縷攢
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枝黃
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
吐芳揚烈郁郁斐斐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曖苾勃於
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
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
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
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
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

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纍臺增成巖窔洞房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虯蚴蟉於東廂象輿婉蟬於西清靈圄燕於閒觀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磼礏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間垂綏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孰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鬱棣榙㮧荔枝羅乎後宮列乎北園崺丘

陂下平原揚翠葉抗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氾檘櫨留落胥餘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佹崔錯癹骫阬衡閜砢垂條扶於落英幡纚紛容蕭蔘旖旎從風瀏莅芔吸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虒旋環後宮雜遝累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猨素雌蜼玃飛鸓蛭蜩蠼蝚螹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隃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

間牢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
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
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
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車騎靁起隱天動
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豳文
跨野馬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
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

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
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
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轥白鹿捷狡兎軼
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
蜚虡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
上浮陵驚風歷駭飈乘虛無與神俱轥玄鶴亂昆雞道
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鶵掩焦明道盡塗殫
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闇乎反
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

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轔轢乘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躪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塡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張樂乎轇輵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武顛歌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鐺鼛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

之音鄭鄙衛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
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
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莊刻飾便嬛綽
約柔橈嬛嬛嫵媚姌嫋抴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戌削
媥姺徶循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
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
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
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
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

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塡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建干戚載雲䍐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

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愁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

矣

費經虞曰子虛上林二賦仍宋玉散文而中三言四言排則變宋玉矣羽獵兩都兩京三都皆本之

長門賦 漢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

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音謙
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
慤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
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
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
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
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
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
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

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于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音曾)吰(音宏)而似鐘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音博)櫨兮委參差以槺(音康)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耀兮煥爛燿而成光緻(音治)錯石之瓴(音零)甓兮象瑇(音代)瑁(音昧)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

雖蹲于枯楊日黃昏而望絶兮悵獨托于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音要)妙而復揚實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音投)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傍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音汪)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

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費經虞曰通篇押韻自長門賦始悼李夫人賦亦通篇用韻而句法則用騷體前後各別

悼李夫人賦 漢武帝

美連娟以修嫮兮命樔音嘲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

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疆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乎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跡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而飛揚何靈魄之紛紛兮哀徘徊以躊躇執路日以遠送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克同怳寂兮無音思無流波恒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妬闒茸將安程兮

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嫶妍太息歎稚子兮懰慄不信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相魂靈兮

洞簫賦 王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疏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嶔（音欽）巋（音奎）崎（音倚）倚巇（音希）迤𡾊（音靡）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聯延曠

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漑其山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磕磕(音慨)而澍淵朝露清冷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顛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猨悲嘯搜索乎其間処幽隱而奧屏(音丙)兮密漠泊以獥(音述)猭(音椽)惟詳察其素體兮宣清靜而弗諠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

然於是般匠施巧夔襄准法帶以象牙掍其會合鎪鏤離灑絳脣錯雜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膠緻理比挹抐音納擫音葉擸音捻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形憤伊鬱而酷𧫴音溺愍眸子之喪精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吮音允值夫宮商兮龢紛離其匹溢形旖旎以順吹兮瞋䪼音含䪷音胡以紆鬱氣旁迕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逫音央律趣從容其勿述兮騖合遝音沓以詭譎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惏音凜慄密率掩以絕滅霫音吸霵

音跛蹁踶音提跳音條然復出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
歌啾咇音必喞音側而將吟兮行鍖音椹銋音壬以龢囉音羅風鴻
洞而不絕兮優嬈嬈音奴以婆娑翩緜連以牢落兮漂乍
棄而爲他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龢故聽其巨
音則周流氾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
清靜厭瘱音翳順敘卑迖音替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
誠應義理澎濞音譬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音稜輷音轟佚豫以沸㥜音謂其仁聲
則若颽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遝以聚歛兮或拔摋

(音蓰)以奮棄悲愴怳以惻惐(音域)兮時恬淡以綏肆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兮良醰醰(音淡)而有味故貪饕(音叨)者聽之而廉隅兮很戾者聞之而不懟(音兌)剛毅彊虣(音暴)反仁恩兮嘽(音淡)唌(音誕)逸豫戒其失鍾期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慧兮桀跖鬻博儡(音壘)以頓顇(同悴)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時奏狡弄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憏(音쫄)恅(音老)瀾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故

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其爲悲聲則
莫不愴然累欷擊涕抆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
阿那腲腇者已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螻蟻蝘蜒蠅
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垂喙咙轉瞪瞢忘食況感
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
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溲汎㵝趨巇道兮哮呷呟喚躋
躓絕倫淈殄沌兮攪搜㶉捎逍遙踊躍若壞頹兮優游
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頹唐遂往長辭遠遊漂不還
兮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中節操兮

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吟氣遐嚮聯綿漂撇生微風兮連
延駱驛變無窮兮